

變化故知擬議極其精詳而變化斯極其神妙細

心人遇一物看了又看而此中之蘊藉精微俱看

出矣若求變化于奇怪荒誕之中何其外謬

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于

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之所知

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

將為斯而析之精至于無倫大至于不可圖或之使

莫之為未免于物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

有名有實是物之名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

言而愈疏未生不可思已死不可徂一作死生非遠

炮七

則陽

三十八

也理不可睹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

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

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

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

胡為于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

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

議其有極通達之動也隨序變化隨水岸也極

中峯曰至公者道也大公者教也小公者物務也

合并為公道教務豈三乎心泯于事故物務者至

寔之地也莊子終言物物而已道不可致而自化

終

大聖明默
有因既無此
處開口不待
口不待大聖
乘六曰同人
族物物以同
而與物同又
安其不相悖
反人生五藏
生安且聞大
公

藥地炮莊卷之八

天界覺杖人評 極丸學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
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
于江蓀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
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木與
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
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

炮八

外物

一

兩陷而無所逃蹙不得成心若縣于天地之

間慰瞽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

勝火於是乎有償然道盡此言物之理也

于彼彼不可必也此言物之理也

而以其血三年而化為碧此言物之理也

其血在地去之不滅亦此類也此言物之理也

洪邁曰郭象以為大而闇不若小而明陋哉子瞻

為更之曰月固不勝燭言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

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朱元城洋洲可談曰王

介甫在修撰經義局因見舉燭言佛典有日月燈

余李廣子曰
德與民相
九族六學
理世之具
出世之方
門正學為
宅心之德
曰三界無
如火宅而
則則曰三
來與故出
曰外物而
無乎造物
道者足知
無可奈何
去耶不可
其去者月

小舍曰九方
相見任以爲
孔見聖以爲
規平放于池
仰人而問正
陳韓思得耳
位皆苦上當
讀經生悲當
莊以解之若
深數轉增一

開卷要旨
春行行者
川伯升較

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乎。呂吉甫曰：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然之。予以莊子之旨，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為利害所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矣。非論其明闇也。

人身病生于火，然此身者亦此火也。東坡曰：火與元氣不兩立。升陽曰：氣有餘即是火。此處皆指摩西律中，火與水氣，水火交濟，即中相。

炮八

二

副墨云：五行之氣，惟火最烈。參同契云：水火同侶，火陰根陽，寄位于木，因動而發，反傷其母。故木與木相摩則然，陰符云：火生于木，禍發必克是也。即金性至堅，與火相守，亦為所燦。若使陰陽錯雜，鬱而不舒，則雷擊霆奮，水中起火，乃焚大槐槐者，東方之木，老而生火，在人身則所謂五志之火，難以直折是也。老莊羅漢息火之藥也。聖人則以燧薪釜竈享其功，防其禍而已矣。

白符曰：君子知常變之代錯，而知常統常變，故止道其常，奇人窺常變之不一也。遂乃常其變而變其常，痛語云爾。夫忠孝即是和，豈以不見信愛而憤激悖逃也耶？先幾善處，自有批款之刀。泰伯許由皆自盡者也。故聖人始終條理，使之隨分自盡而已。安物之則者，物其物，即天其天，而又何內何外乎？人不知此理，依位而立，徒計自便，以逃免累。

卒無所逃，而流通于以冥縱獸。嗚呼哀哉！閉翁曰：一箇氣急，一箇又氣急，只為恐人錯聽耳。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此是憤世嫉俗之深談，而究類萬物之情，必然如此者也。惟有大乘菩薩看破之後，捨身耐煩，詳症審藥，若稍急性，便欲暫向一邊，依然難醫，聊且快口。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于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

炮八

二

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宋世之祖金，鮒魚也。張氏金水官，常與，常相與之。王是土字。

郭曰：此段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下段任公之鉤，言經世之宜，大小各有所適也。呂曰：莊子貸粟一節，明養生者止于活身而不務有餘。鉤餌一節，言經世者志于大成而不期近効。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

後宋藏石屏之
闕置帶絮布袋
之一文耳可啖
鮑鮑者諺以犬
狗釣者其資反
在發家之上
犬知漁獵曰獐
子花間石者來
填溝壑聚成
堆任公捉鰲釣
甚春日日灑頭
空手回任公聞
之手足亂狂狂
咬不休你道這
個甚處莊大噱
正宜此契相告
耳若波卻世切
忘實此大狗
者以犬狗釣名
利亦發家也

竿東海。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音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倅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音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力道切趣灌瀆。守鯢鮪。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于世亦遠矣。巨。編。大。黑。輪。也。幹。才。諺。人。才。也。諺。說。也。吳。小。編。輪。也。縣。令。猶。五。格。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

炮八

4

護養眼睛。事之
同若。故原曰。蘭
芳切。禁書門種。
字苦。何妨並道
生。

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顛并偏
以金椎挖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并上
按也。顛。頤。下毛也。
假公濟私。何法不然。
傳語。一于

招撫之言不知何碑于煙燭而厚于烏衣顧太史推遷之語又似有恨于交親而有情于盜賊招撫曰歸蘇發京師之壘溫斷發昭陵之帖雖惡而猶顧也若夫後郭之家藏寶價金以并埋骸豈不留後世人發之爲知己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未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窳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

乎一笑
傍觀世尊迴過
寶几說五十臂
止爲一作聖解
魔便乘之約曰
不失其初不爲
所惑不作聖解
如是語可矣若
過疑人詰亦弗
及何妨諸缺皆
開口破得寒水
竟活衆

然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
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
小之矜爾
老萊子楚人未
謂成云背也
謝上蔡曰吾三十年來止去一矜字直到已悟正
須吐卻悟字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闔阿門曰子自宰路之淵
子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子元君覺使人
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
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
網得自龜焉筭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

炮八

 $\{i_1$

杖曰錫之害史
大子韓錫今所
謂一網打盡出
于人之所不設
也此尤可畏
嬰兒雖無行師
如有能言之者
心使無能言之
者心則算計與
能計者處真計
終不能言也

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陶門。旁門也。宰路。隱名。余且。史記作豫且。鵜鶘。一名河子。鵜云。魚畏鵜鶘。以其大也。此與狎之雀。養白而能言。無異。石頭古通用。與能言者處。

循本曰：魚知鵜鶘之能害已，而網出于其所不覺，殊不知鵜鶘之害小，網之害大。人能去小知而大

惠子四種地
只說子言無用
可謂太阿在子
用不機機莊子
抱起機機只作
無用之用可謂
為道摩不樂
金剛其相與
否

知明矣。不矜其善而自善矣。嬰兒無石師以教之而自能言。蓋與能言者處也。人雖有知亦當與衆謀之。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于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下也。足也。

劉薦叔曰。有用無用。相須而妙。叶者也。尙不以有用之用。廢無用之用。豈反以無用者廢有用者乎。有物卽有用物者。卽有容物者。容雖不患其少。而

炮八

六

亦不可不知也。况物之所以爲物而可不知乎。決曰。知其總而安其分殊之位。則當矣。安其分殊之位。正是不存知解。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遯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惟至人。乃能遊于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早決絕也。若晚
承重不致早決
速也。清莊子答

郭曰。隨時因物。乃平浪也。至人當時應務。所在爲正。

呂曰。列子曰。至遊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視。物物皆遊。物物皆觀。得道者。物無非道。則物物皆遊。物物皆觀。雖欲不遊。不可得也。流遯之志。因俗而爲卑。決絕之行。離世而無高。皆非至知厚德之任。蓋蔽于一曲。以至覆墜火馳而不顧。則雖相與爲君臣。名貴已而賤人。亦時而已。易世無以相賤。其不當于道則一也。有至知厚德者。卑不爲流遯。高不爲決絕。唯道之從而己。故至人不留行。無轍

炮八

七

迹也。因于彼而教之。非學也。達其意而承之。不彼也。

荆川曰。名分莫嚴於君臣。易世則變。况其他耶。只是借此爲至人不留行引起耳。不留行。卽無住着。正曰。以多生言君臣。則易世而變矣。彼君臣之名。分則原自萬古也。莊子所謂相與爲君臣者。無爲是君。有爲是臣。一說也。以有用之用爲君。則以無用之用爲臣。又一說也。聖人知君臣之本合。而遊乎時中。

目微爲明。耳微爲聰。鼻微爲顚。口微爲甘。心微爲

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城

筆乘曰。昔城舊解目病也。病目無所見。雖病也而可以休老。昔城蓋養生家之術。按真誥云。時以手按其檢眼神之道。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踐于欽水。諸侯弔之。三年中徒狄因以踏河名。門也。

茶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炮八

心仲曰。此篇總在一微。微上微下。則物其物耳。何用外物。忠孝猶是躔躔之火。詩禮難免盜襲之推。况設爲轉徙遊蕩之談。而蹙脫之於洗洋。以曼衍遺放。又可使後世巧賊誣爭者。盜其荃蹄之機乎。

哉。松原語曰。熏天塞地。是一慾海。而乃鼓逞現成良知。肆無忌憚。行盡如馳矣。鼓躬葬曰。此爲羅念彛所針而自解之語也。裴叔則曰。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世安得有得意忘言之士。與之閒語。

藥地炮莊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于己爲是之。異于己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善。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于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有所然。物固有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郭曰。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則曼衍矣。付之與物。而就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劉禹錫因論曰。造端乎無形。垂訓于至當。立言者也。放詞乎無方。指旨于至適。寓言者也。蒙之智。不

炮八

上之之辭。本不遠。人出而道。即天均也。毛詩有倫。故曰。莫得其倫。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于己爲是之。異于己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善。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于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有所然。物固有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郭曰。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則曼衍矣。付之與物。而就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劉禹錫因論曰。造端乎無形。垂訓于至當。立言者也。放詞乎無方。指旨于至適。寓言者也。蒙之智。不

二一八二五

作主人
異化見同聲便
喝僧亦喝化又
喝僧亦喝化枯
律僧又喝化枯
看漢漢作上
在僧擬活化血
打下法堂嗟乎
只知強陽犯手
用不換機誰知
陰在轉身雖是
吾取吾代要知
這僧却當如何
不斷却當如何
斷直絕不離疑
亡歇斷法喝喝
散大衆也只是
欄邊壁的鼓樓

衆罔兩問於景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子有而不知其所以。子螭甲

四、

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豫音也陰與夜吾
代也彼吾所以有待耶而况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
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
陽者又何以有間乎蠅甲。蟬蛻皮也。屯。蛻也。夏。一作搜搜。什龜。

陽子居南之浦。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睜目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蹇然變容曰。敬聞命。

藥地炮莊

道教學術資訊網

東坡不信讓王盜跖說劍漁父以爲淺陋不入于道。反復觀之。得于寓言篇終曰。陽子居遊秦。遇老子。舍者避席。其反也。與之爭席矣。直接列禦寇篇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笑曰。莊子言未終而味者剿之以入其言耳。焦弱侯引其祭徐君猷文云。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饋。用爲一事。今以寓言列禦寇二篇合之。渙然冰釋。又按列子

- 1 -
fi

第二篇首載禦寇饋糴事而卽綴以楊朱正與東坡言合郭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如閼奕意修危言游晏凡諸巧雜十分有三

歸曰首敘言有三項次二段言拘係者皆無取又論功有驟進莫執生死有無之迹末貴韜斂

沈仲璉曰。嘗諍小言。無聊中極思耳。到處損忙人。乞升斗。語期期不得入。高之則怒。深之則忌。平之則又睡去。故間以小言諍之。嘗語友人曰。欲賣膏藥。先學弄蛇。今膏藥已罷去。而亦無蛇可弄。始歎莊子負此奇才。不能忍俊。托之寓言。誠不得已。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之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也。太王賈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賈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

炮八

十六

而作。日入而息。逍遙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之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也。太王賈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賈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

正理成人。雖處
矣。即以養生之
利。而誘人。其
害。甚之。利。與
害。之分。然。文
曰。利。物。足。以
和。義。事。是。用。禁
神。食。珍。也。

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太王賈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炮八

十七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于天下也。身亦重于兩臂。韓之輕于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于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荀子以蠶喻舍身如來讓歌利王割截。則此說何

用雖然幾見富貴人肯舍身乎策士料得定雖然
策士與富貴人喪身不少還是閑人看得定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為顏闔守陋
間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
使者曰此顏闔之家歟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
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
貴也故曰道之貴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
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
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

炮八

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
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
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也中難曰此章全見於可謂莊子在闕子篇已
載則矣然知不足是漢人則品覽以充莊子篇已

杖云道之真能治身何不可治天下未有真能治
天下而不能養生完身也察其所以之所以為妙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
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
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
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

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
先生不受豈不命耶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
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
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莊子內篇人運應人而殺子陽

杖云列子應先自笑我何為而有此妻耶此豈我
妻之言耶我何由而致此人以此加我耶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
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
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

炮八

十九

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
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
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
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
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
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
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
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
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
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

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董傳策曰子陵當仕而處以矯食伏波當休而出以矯獵夫邀功避難者視二人爲何如談理性者類擯其人爲未學彼豪傑士顧又不能傲嘯拾滯何爲乎請看莊子現屠羊說身而講學

杖曰屠羊一說足以救活死麒麟天下亂賊直屠其胆後世有以屠羊說之知兄白持豈讓三代良弼耶廣額屠兒於涅槃會上放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此公借其化身乎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

炮八

漢王

二十

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緇袍無表顏色腫脣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提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

齊也耶

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忤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炮八

漢王

二十二

曰嫌豪爽惡風流則責人人爲原憲而後可自寬克伐怨欲則辭罪原憲攝聖門之外昔曰魏牟公子難爲于布衣耶必罪其不能自勝而且罪瞻子重傷之說矣熊伯甘曰以我千世下之定名釋千世上所各命之名以未腊之鼠蒙未剖之玉而曰彼所賤者乃玉也可乎哉不恕卽不通矣笑翁曰彼殆暗倣別傳之總殺而不悟其活機故反自悖乎中道耳

林确齋曰事後論人每將智人說得極愚局外論人每將難事說得極易皆從不忠恕生出丘慢應

曰事後則其人之首尾盡露局外則其人四面俱見也但須替他設身從事裏局中想耳

无忝曰仲長統當獻帝在許時自言有田園舟車使令便可隱居適性。呖此是天話。人生那得快活享用。何況亂世。顏子六十畝已是天幸。退之曰。彼遇孔子爲師。而自給如此。何難陋巷。愚者笑曰。衣食粗足。自是物理。然衣食粗足四字內。埋殺古今人。王述曰。足自當止。然世上人幾時得足。耶。自須不恥衣食。不忘溝壑。乃能飢粥鼓琴耳。山水詩書椒湯殺癢。苦瓠甜瓜。不可半邊素位。

炮八

講三

二十一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于道。可謂有其意矣。

周道祖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爲桎梏。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巖穴耳。然而長依廬山。終身不娶。勝矣。兼曰。莊語經理。固不如就情誘情之捷消也。富而可求。執鞭亦爲。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子何等風。

所謂何如人。則此之謂天。始末有定也。應者曰。此是自勝是道。

流耶無生之樂。因好高之情。而對治之。重生之樂。因順物之情。而從治之一。撥卽歸中道。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慙。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于魯。削迹於衛。伐樹于宋。窮於商周。圍于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于道之謂窮。今丘抱

炮八

講三

二十一

亦自現。何現。窮通。得及。則心自不動。不窮。則心本無生。死矣。只爲信不。及故須先天死。後利。獨一回耳。擇菜。推擊。托下。之。則。仁。則。智。由。勇。終。是。道。次。顏。回。在。風。冷。雨。總。是。一。關。好。用。進。退。式。數。且。難。咬。嚼。口。直。是。思。想。也。是。道。自。白。

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挖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伯也。和丘首。一作共丘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

三者。服仁義也。
設爲三。儻以禮。
一達。曾知老子。
爲強力忍辱之。
祖乎。愚者曰。傷。

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啓光而謀。啓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卜隨。卜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_{一作桐}水而死。湯又讓啓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啓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

炮八

二十四

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于廬。一作水廬。中曰。飲。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于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于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治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

孟子曰：「陳仲子，先賢也。而後魏之所謂以遜辭而表情也。其于吾惡，兩不內而毀，取其類于伊尹，則置之而不取，天下不與三樂處，四所性不存，固不惜其言耶？以此去取，則非說樂。」

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
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悅音悅
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
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
協音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
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
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
世。此二士之節也。藍竹園在遼西金支縣。今永平有肥如關。論語疏。姓墨胎。名智尤。
郭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求進。遂至乎之贈也。伯
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

炮八

$$f_i$$

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

劉槩曰於不得已而已者無所不拒近狷於得已而不已者無所不取近狂聖人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在所廢不則二者在所裁矣夫狂狷固中道之弊而後世狂者至於貪生愛利顛冥於嗜慾之地狷者至於洗耳投淵以惡堯舜之名此又狂狷之弊也莊子謂讓之爲名處夫授受之間而宜不失者也

中峯本曰情所起者愛憎跡所由者進退是四者

十斤而餓了餓
 皆謂與齊無相
 此誠事無礙此
 若論事雖孔子
 老聃若其真
 國也發于吾
 字注也我國家
 而扶之者長裕
 之愚者曰何必
 以後世之愛情
 其死以愛憎古
 人之死耶留作
 深察有何不可
 故王文瀾作
 齊十辯第一山
 又作反夷齊十
 愚曰投探登危
 失于水而觀其
 究爲介推事系

乎。不如一全錄此。生超三乘。權學等見此。是可得已耶。是。焉下不得已耶。

乃流浪生死之執縛也。亦超越契道之捷徑也。蓋有合道之愛憎。有結業之愛憎。公私之分也。爲己而進學。爲人而建化。或退隱守道。或安分知時。皆合道也。若爭名逐利而進。放懶縱傲而退。情四體不知慚。背四思不知報。反譏爲衆之勤。奉公之冗。則非矣。楞嚴謂使汝輪轉生死結根。惟汝六根。更無他物。令汝速證安樂解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與愛憎進退能合道。能結業。曾何異焉。愚者曰。人苦貪根。自護食色之我。貪莫熱于富貴。富貴莫大於天下。此高尚所以幹萬世之蠱也。王

炮八

而能護事物何有哉。死生猶寒暑。則窮通利害。何足以動其心哉。至于本體原平。富貴貧賤。兩俱不受也。舜心豈着糗草玉食之相耶。然而人心下流。執平言平。何能平乎。治制折中情理。而教人取法乎上。僅乃得中。但言中行。鄉愿難免。思得狂狷。文以禮樂。放眼看來。皆病皆藥。只在知症予方而已。咸池搔首可知慚。羅薛簪纓總不堪。跳出乾坤飛上下。依然前後各三三。

陰符三篇。陳天厚。顏可。笑曰。括。盜賊。鬼谷。杜子美。曰。羅漢。佛者。也。而先爲白。拓其得曰。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義。李。涉。曰。相。達。不用。相。遇。遇。天。下。如。今。半。是。打。何。如。強。項。魔。王。特。地。現。身。演。說。直。心。快。口。要。殺。寬。盜。賊。之。人。他。非。此。世。絕。之。跡。道。所。斷。續。天子。騎。象。真。貴。附。侍。兒。子。從。史。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爲弟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辨。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餽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耶。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尾鼓

炮八

得之。盜。乞。淫。婦。中之。邪。草。去。病。曰。劉。不。解。產。其。主。剛。不。解。妻。愚。何。其。得。也。盜。賊。能。離。復。黃。實。所。遇。是。也。盜。賊。能。離。復。黃。實。之。人。是。也。士。紳。不。及。久。矣。盜。跖。謂。聖。人。不。反。其。本。則。今。之。以。反。本。爲。端。卒。而。如。鬼。事。收。卒。徒。者。何。如。耶。在。生。之。時。人。肝。也。

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
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美
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
強反其情性其行及其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
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于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
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
于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
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
子期于梁下女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
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瓜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

炮八

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
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
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
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
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
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
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
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
地無窮人死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於無窮之間
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

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
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
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
轡三失曰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
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
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耶孔子仰天而歎
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
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
口哉

炮八

管東溟曰孔子若遇牧野必爲伯夷若有盜跖爲
之弟亦必爲柳下惠
俞部曰柳下之和蓋不得已其亦猶法深之爲竺
耶法深者王敦之弟也謝宣隔籬故是下策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
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
棄名利反之于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
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
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
反之于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
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賊聚曰汝行如桀紂則

或曰孟子養氣血引動何也
戰國何使也
東晉何使也
欲因其氣流引
之人道耳應咬
其好死唐諸
引之乎將謂世
好盜而即以盜
引之入道耶強
盜則不易不
得已而又以滿
引之引之
早是諸虎不
且道否

此此此此
結此此此
結此此此
結此此此
結此此此
結此此此
結此此此
結此此此
結此此此
結此此此

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于胸中也不能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

炮八

三十三

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于理不監于道吾曰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狗財君子狗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去其所爲而狗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狗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爲天極而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狗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割心子胥

李趙謂曰楊意
形寄富貴口津
津地便不似有
道者又有說焉
先生謂諸得隱
具者皆非之而
能指諸上男女
曰此人行若富

收之先生問故
獲曰有其其矣
陳如謂曰故獲
正理以過求富
貴之心而不能
忘耶只此一問
諸天下人肝
曰與子訟於
自性自處不放
于禮度之外是
以足而不爭此
亦故獲正不忘
耶故獲故動此
中有微詞故疑
持條在

炮八

三十三

扶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禍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威儀之生也中人也鮑子名鮑子百諫之遂棄其親而賊其親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正不忘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

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爲是專無主正所以賢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于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于患也無足曰夫貴之于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執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以爲威強乘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于人心不待學

嗟乎世界權疏
堪耳蓋是渣料
燒料到彼時節
天下自然休心
知足矣方信資
詔現身轉輪始
做得著知藏

炮八

三十四

藥地炮莊

興仁益壽

65

五

炮八

白而發貨稱情
許曰武曌主王
而陳光武皇帝
帝而陳光武
附候而陳光武
附之不足證
路推脫鬼事財
主只怕一死故
曰言死所以安
生言鬼所以支
人應曰曷爾以
撫富竊勢以奇
竊權如周劉如
處虛滿苟自利
處之來自自利
權者不敢以利
其身而子孫
之身亦不得
而利之制者或
畏其身之走耗

杖曰此未必是莊子之言而爲此亦妙世間原有此聖人便有如此盜賊不如此不見聖人之心不見聖人之癡爲此癡而不懼此辱始作得聖人余昔讀西遊記見唐三藏癡極被妖魔弄不知妖魔都被這癡極的三藏將金箍子收拾了人間只聞有金箍咒不知是何章句予笑曰三十六個癡字作一氣讀去讀得靈則此咒自靈也呵呵

表中郎言五教者三教外有愿教跣教也三教亡矣二教盛行聞子將曰古鄉舉故士勉爲愿今跣跣任達者不該進取士何以愿爲但增一跣教而

炮八

54

三十六

以來者皆以遺
其葬否子孫者
也故曰人皆不
知好種
子嘗謂太史公
愛奇而博貨殖
尤奇曰富者必
用奇勝莊子好
奇而憂詭荒荒
奇未幾曰財貴
甚者也與太史
之不遺餘力同
一絕調愚昧曰
蜀宮人曰千金
托法言以博得
莊子欲以其博
花籃籠籠句得
而博見不奇造
莫不痛哉好奇
如好古好其

三教皆收拾去矣。虛舟子曰：恨天下皆庸俗，則求一怪人惡人，不可得；恨天下之險譎機械，則求如禽獸而不可得。此憤中作快語耳。豈知帷窺壁聽者，認作錦囊耶？末法跖囊更巧矣。不起一念爲總殺心，自本無爲總救。古人自得中道，而法位隨時。今欲掃禮法壓聖賢，則曰不立一塵，欲逞譎智鬪險狠，則曰不舍一法。口口不受人惑，而反以惑亂天下爲能。口口出生死而適教人以亡恥爲遊戲。實固陋耳。曰：我赤子也。且詰天下之學問實鄙穢耳。曰：我不蓋覆也。且嫻天下之躬修，卻以不容詰。

效顰規製耳今
人不能奇。竟欲
以其富貴美則
莊子是獨獨于
好古之門者也
猶且懷德絕
而爭不矛盾乎

究塞人之正論。又以方人不暇。朴人之質。辯庸人利其不立。聖凡而護之。才人利其翻案。狎侮而護之。世情已厭理之拘矣。理家又未徹源流。張弛而爲淵。鰲魚故儕輩。簞鼓偏鋒。合衆人之睚以爲快。是豈非媚萬世之巧。鄉愿而竊混沌赤子之強盜。跖哉嗟乎。蓋爲總殺總赦之利器。不應比屋振苗鬪高以消心之方便。壞治事之法位。故衆妙之門。適成衆禍之門。便以官不容針之酷科爲公然。私通車馬之捷徑。是以古聖知之。先明折中適用之條理。始受享法住法位之太平。就中醒人因循。故

炮八

26

七

貴清涼之藥而專門爭勝迅峭日加步步相剋則
適見反悖之語而旁睨訛傳不可言矣卽以出世
法言之宗律妙叶死甦自悟須明大法差別窮兩
末之理而適由中道行始是真空妙有平懷泯盡
况維世正經而欲尊襲洗洋以夸高乎慎獨于未
發而明安于中節光明正大心卽是矩矣隱逸居
寓則廢權之時位也莊子特地現外道身憤激反
復以挑醒正人之眼苦心哉